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48/977
S/1994/897
28 July 1994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54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九年

1994年7月28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4年7月2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给你的信(参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载有1994年7月2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外交兼国防部长阿塔伊·拉西特先生给你的信)作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5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纳尔·巴图(签名)

附 件

1994年7月28日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4年7月2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外交兼国际部长阿塔伊·拉西特先生给阁下的信(详见附件),这封信的内容很清楚。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代表

奥斯曼·厄尔图格(签名)

附 录

谨提到1993年7月14日希裔塞人行政当局自称代表“塞浦路斯”就遵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提交的“第二次定期报告”，该“报告”作为CCPR/C/32/Add.18号文件分发。上述报告载有题为“影响享受《公约》确认权利的因素或障碍”的附件，其中提及一些纯粹捏造的指控，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实际情况不符。我有责任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以正视听。

上述文件大体上指责土耳其在塞浦路斯违反人权和使用“种族清洗”的办法，以求强迫驱逐在北塞浦路斯居住的希裔塞人。了解塞浦路斯最近情况的人都很明白，希裔塞人最没有资格指责任何人违反人权或从事“种族清洗”。1963至1974年期间对土裔塞人发动种族灭绝攻击行动时，希裔塞人不仅把103个村庄的土裔塞人逐出其家园和产业(约30 000人)，还在塞浦路斯各地许多村庄展开残酷的大屠杀。在这个时期土裔塞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都受到希裔塞人行政当局的侵犯，该行政当局对土裔塞人飞地施行严厉的限制条例，并通过对土裔塞人发动消耗战的办法来竭力阻止土裔塞人经济的复苏。这些攻击行动不断间歇地进行，直至1974年才停止，联合国的定期报告和外国新闻界的报导都记录了这些攻击行动的野蛮和凶残本质。

在希腊和希裔塞人部队公然发动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和威胁土裔塞人的安全的状况下，随着1974年希腊 - 希裔塞人政变发生后而来的土耳其干预行动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希腊和希裔塞人部队要在几天内横扫土裔塞人地区和执行其灭绝计划。由于土耳其根据1960年的《保证条约》及时干预，使希腊入侵塞浦路斯计划失败。因此，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干预结束了希裔塞人的有系统违反人权行动，拯救土裔塞人不致完全灭绝。它不是一项“入侵”行动，而是一种和平行动，土耳其政府为了保护土裔塞人的生命不得不采取此种行动。因此，希裔塞人方面称为“入侵”的行动是一项完全合法和合理的和平行动，挽救了塞浦路斯不致沦为希腊的殖民地，并且使土裔塞人从希裔塞人的恐怖和不人道待遇中获得解放，这种恐怖和不人道待遇延续11

年,从1963年至1974年为止。

显而易见,杀害数以百计手无寸铁的土裔塞人、以武力摧毁两族合作国家和分裂塞浦路斯的责任完全应由希裔塞人领导承担。

关于指称“土耳其占领”的问题 - 上述文件再提及这个问题,应当指出,土耳其部队驻扎北塞浦路斯是维持土裔塞人的基本安全所必需的,特别由于还没有实现政治解决。鉴于塞浦路斯南方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并鉴于我们从1963年至1974年动乱时期,对希裔塞人的经验,驻塞浦路斯的土耳其部队是不能过早裁减的。

关于“逼人离开并且拒不允许被迫离开者返回”的指控完全是不实之词。由于希裔塞人发动的政变及其产生的后果,许多土裔塞人以及希裔塞人由于恐惧而离开,这是事实,但是1975年7月31日至8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轮两族会谈期间双方达成的《人口交换协定》解决了流离失所人员问题,这同样也是事实。根据这项协定双方同意在各自的领土内人口自愿重新组合,土裔塞人在北方,希裔塞人在南方。如秘书长阁下所知,这种人口自愿重新组合是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监督下进行的。

根本不存在希裔塞人当局所称的“强行驱逐”希裔塞人离开北方的问题。联塞部队同申请永久迁移到南方的所有希裔塞人私下约谈,以便证实这些迁移是自愿的(见下文引述的联合国报告)。

上述文件还声称居住北方的希裔塞人被剥夺了看医生和利用教育设施的机会。

事实上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卫生部在卡帕斯和Girne地区设有充分的保健中心为当地人民服务(土裔塞人、希裔塞人和马龙派人)。卡帕斯半岛的当地保健中心设在Dipkarpaz和Yeni Erenkoy。在这些医疗中心无法提供必须的医疗时,病人则转院到Gazi Magosa国家医院治疗,如果是希裔塞人,在他们提出请求时,会将他们转到希裔塞人方面。同样住在Korucam、Ozhan和Karpas的马龙派人可以利用邻近的Tepebasi、Lapta和Girne地区提供的医疗服务。

关于教育设施,卡帕斯的三所希裔塞人小学为大约40名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它们

可以获得希裔塞人方面提供的教科书。

此外，卡帕斯的希裔塞人可以不受阻碍地参加宗教礼拜，在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现有法律制度下过着宁静的生活。

关于所谓的“飞地希裔塞人”所称不遵守《维也纳协定》某些规定或段落的情况也完全是捏造，因为这不有关联合国文件中所载的一般事实。从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各篇报告中随意挑出的以下段落清楚显示，土裔塞人方面一贯遵守协定条款：

“北部希族塞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与同一地区向土族塞人提供的一样完善。希族塞人可以申请许可暂时前往南部治疗”（1978年5月31日S/12723，第28段）。

“北部的希族塞人小学有两所，都在卡尔帕斯区内，一所在圣特里阿斯，另一所在里佐卡帕索”（1978年5月31日S/12723，第29段）。

“如我在上一次报告所指出的，似乎在北部，只要在传教士作礼拜的地方，对宗教崇拜的自由并无限制”（1978年5月31日S/12723，第32段）。

“联塞部队可继续进出北部希族塞人居住区。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而进行联络访问的人员仍然有机会同希族塞人私下谈话”（1978年12月1日S/12946，第15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没有任何关于宗教礼拜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报告”（1979年5月31日S/13369，第30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希族塞人从北方永久南迁共有18起，大都是前往南方与亲属同住的老年人。”“联塞部队继续核查是否所有迁移均属自愿”（1984年6月1日S/16596号文件，第34段）。

“联塞部队继续为留居在塞岛北部的611名希族塞人履行人道主义职责。他们几乎全部住在卡帕斯半岛。联塞部队向他们分发了（希族塞人政府）和塞浦路斯红十字会提供的403吨食品和其它用品。它还向他们分发社会福利金和养

恤金。联塞部队人员继续同申请永久迁往塞岛南部的希族塞人私下面谈,以核实所有的迁居均属自愿。联塞部队再次协助安排在塞岛南部上学的学生回到他们在卡帕斯的家里渡暑假”(1989年12月7日S/21010号文件,第22段)。

“联塞部队继续向两族的平民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包括运送病人。联塞部队还执行各项安排,递送发往停火线另一边的邮件和红十字会的电报”(1989年12月7日S/21010号文件,第25段)。

“联塞部队人员继续会见申请‘永久移居’塞岛南部的希族塞人,以核查移居出于自愿。”“联塞部队还促成卡尔帕斯地区希族塞人795人次参观塞岛南部”(1993年6月9日S/25912号文件,第28段)。

“由联塞部队民警护送和装有临时车牌的土族塞人救护车现在可以在岛屿北部起点越过缓冲区到南部医院之间直接来回。两族已从这种新措施获益。迄今为止,已对希族塞人病人进行了14次医疗疏散,并对土族塞人病人进行了6次医疗疏散”(1994年6月7日S/1994/680号文件,第33(a)段)。

“联塞部队依然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支助,发放(希族塞人政府)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补给品”(1994年6月7日S/1994/680号文件,第34段)。

“联塞部队继续询问申请‘永久迁居’岛屿南部的希族塞人,以便审核迁居是出于自愿。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两次这种迁居,有三位土族塞人从南部永久迁居北部。联塞部队也协助卡帕斯半岛的希族塞人前往岛屿访问486次”(1994年6月7日S/1994/680号文件,第36段)。

上述联合国有关报告的节选证明了北方的希裔塞人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享有迁徙自由、教育自由和信仰自由。

所谓“土耳其继续通过从土耳其本土进口移民的办法实行殖民化”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其目的只是扭曲事实。诚然,作为对待1974年以后劳动力短缺的一项必要措施,从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招来了一批数量有限的移民工人。根据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其实几乎与南塞浦路斯的法律完全相同),其中的一些人在住

满五年之后获得了国籍。不用说,劳动力的迁徙和整个移民现象都是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国际现象,北塞浦路斯也不例外。还必须指出,从1974年以来根据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在北方定居的人数远远不及1963年以来在塞浦路斯定居的数以千计的希腊大陆人和1974年以来到南塞浦路斯的主要来自中东国家的数以千计的移民的人数。报告中所给的80 000名“移民”的数字是大大夸大了的,土裔塞人的经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支撑这么大一个数目。

鉴于上述理由,希裔塞人无权抱怨塞浦路斯的人权问题。正是希裔塞人行政当局侵犯了土裔塞人最基本的人权,违反了国际法治的原则。今天,土裔塞人在不受希裔塞人的统治和恐吓的情况下享受人权。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所有居民,不论其出身或信仰,都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外交兼国防部长

阿塔伊·拉西特(签名)